



我踩着童年 *I go to school
p/w bare foot*

 香淚月 著

考上了名校



我踩着童年

*I go to school
pw bare foot*

HK

考上了名校

香淚月 著

目錄

推薦序——張羨青 004

知識的階梯 007

小孩子的憶當年 011

早會 013

飛天巴士 017

我想轉學 025

跌落 029

范知恩不是玻璃 039

學校是個微型社會 047

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水 049

為甚麼需要真相 056

老師永遠是對的 061

教員室門外的罰站 066

老師，我要申請上洗手間 069

十全大補湯 074

補習班的講究 076

范知恩的秘密武器 082

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087

假想敵 092

頭破血流的精英班 101

香噴噴的羅記補習社 106

塑膠袋 111

藏在通告裏的家長教師會 113

我的女兒打人，沒有錯 118

啊那是偉大的太陽 126

個人成長教育營 146

入營 149

「溫室小孩」 160

老師們就是我的驕傲 163

畢業 168

范知恩的形狀 173

番外：在月缺的日子裏 181

後記 184

推薦序——張羨青

為甚麼有些人可以這麼壞？

我記得自己小時候常有諸如此類的衝擊，可能是對世界的認知還太狹隘，因此接觸到過分的事，便難以接受。譬如我念小學時，被後座的男生剪去了頭髮、偷走魷魚絲、塗污手冊，我完全無法應付，於是告訴老師，結果他只被草草責備幾句。而最令我難過的是，對於其他人來說，那男生並沒有做甚麼大不了的事，大概他總愛分享零食，又懂得融入所有話題，所以，他永遠不是壞人。

在閱讀這本書時，我感覺到主角范知恩有各式各樣的疑問，卻因為年紀、環境、學識等原因，而無法對狀態自洽，疑問越來越大，她更逃不出去。

校園生活已經離我很遠，不在於時間，而是一旦跨過人生階段，就回不到以前的狀態，由認知、概念、感官所構成的現在，只能往前。看完這本書，一些被我自己遺忘了的事慢慢清晰起來，一年級的班主任姓洪，三年級考TSA，五年級為了在視覺藝術科奪甲等而徹夜修改埃及主題自畫像。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了，但對於當時才只有幾歲的小孩而言，一定是天大的事。

作者筆下的范知恩，呈現了這種局促的無助，故事的焦點亦是唯一的重點：怎樣在學校中安然存活下來。我在看書時，真實地跟着知恩一起焦慮、悲傷、憤怒，卻一點疑問都沒有，這就是成長的代價，看得懂故事之下，還愛演故事之中。

我是平凡的學生，中學時期竟被老師討厭過，她會在很多人面前留難我，罵聲傳遍教員室，我感到丟臉極了。可是大學放榜那天，她走過來說：「我一直知你叻女。」

這些事其實還是很重要，只是隨着時間褪了一點色，或個人能盛載的心事越來越多，才顯得微不足道，但是，應該也確實地影響到一個人；譬如我真的費神思考自己做錯了甚麼，才惹他人生氣，開始學習怎樣察言觀色，心思敏感，格外防備朋友。

最後，我慶幸自己的童年也遇過很多「好人」，讓我也相信世界之所以有時衝擊，是因為立體又多元。

《我踩着童年考上了名校》作為作者第一本書，我感覺到她確實有捉緊過往人生，然後再成為文字的養分，只是，我無法判斷那到底是愛、不甘，還是恨。

以小孩子視角，專門書寫童年並停留於此階段的作品並不算多，作者聚焦於書寫校園生活和人際關係，甚至輕

輕觸碰制度和權力，勇氣可嘉。到底考上一間名校的意義是甚麼呢？從不同持分者的角度出發，便有不同答案。作者有很多的喃喃自語，都讓我代入到范知恩身上，感受她的掙扎，以及一點探究的意味。

而我希望范知恩，或者范知恩們，儘管無法忘記童年的傷害，或不一定能夠「考上名校」，還請相信未來還有很美的路，血也能綻放出花。

張羨青

二零二五年冬



致我差點在十一歲戛然而止的人生：

我未能為你報仇，而你始終未能安息。

時至今天，你的答卷仍在屏幕上滾動。他們告訴你，這份卷不算分，不記在期末考，但你仍在奮筆疾書。

此卷，贈我親愛的小學母校，願您往後繼續春風化雨，作育英才。

還有那年教我英文的劉老師，願您早生貴子。

年月沒有再被格子定義，竟變成了一些可有可無的薄霧。
偶然被順勢擦走，也被無故而起的風越描越黑。

Chapter 01 知識的階梯

知識的階梯

甲部：多項選擇及補充題

為甚麼你想就讀這間學校？

- 貴校的師資力量強大。向優秀的教師學習，對我的成長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 貴校的課外活動多元化。我希望能夠參加多方面的活動，這樣可以幫助我發現自己的潛能並建立自信。我的興趣是手工藝，我希望能能在學校學習使用美工刀和剪刀等等工具。
- 貴校注重家校合作。我的父母希望能夠與學校保持密切的聯繫，讓我更好地了解自己在校的表現和需求，並及時改進。
- 貴校的校園環境和設施讓我感到非常滿意。滿意之處：雖然沒有游泳池，但也足足有七層高。階梯雖然多，但正好可以訓練我的體能，也可以減少我未來滑倒的機率。此外，廁所的每一個隔間都有完整密封，讓我充滿安全感。

小孩子的憶當年

范知恩喜歡學習。

她從未想像過有一天她原來也會討厭上學。在她四歲那年，她發了高燒，全腳長滿了凹凸的水痘。她睡不着覺，一來精神就是嚷着要父母帶她去上學。

她水靈靈的眼睛掃過那寵物小精靈的鬧鐘，她只是說不好，她要遲到了。

她父母只當她是發燒發傻了，但也願意成就她的一廂情願。那天，她穿上了一雙緊繃的灰長襪，強忍腳上的痕癢回到學校。

學校老師當然不歡迎她進去上課，轉身就從教員室的櫃底抽出兩三張認字的工作紙，當作功課交給范知恩，叫她一個禮拜後要帶回學校。

范知恩像是中了樂透，回到家像一條跳舞的毛毛蟲滾了幾個圈，接下來就靜靜坐下畫那幾張工作紙。

她從2008年寫到了2010年。

每個人都說，她是個機靈鬼。有一年，她看到跨年的煙花還會把寫好的日期改為新的年月日。她向來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慶典，必須用某種方式把這些記下來。

也可能是人活得比較新鮮，只活了幾年，所以會把這幾年都掬起銘記。庸俗一點來說，年月就像是小孩子鐵罐裏的糖，大人們銀行裏的數字，到了像奶奶的那種年紀，大概就是她拿起一顆顆話梅扔進茶之後，時有時無的嗅覺。

對於范知恩而言，很快，這些年月都會變成地板上的格子，方方正正，再也不是甚麼她左右顧盼的奇蹟。

范知恩現在偶爾也會跟林羽涵聊起那些十多年前的事，像幾十歲的人呼着雪茄，用毒氣疏通本就不流利的生命。林羽涵是唯一的見證者，偶爾能說出那些年范知恩是怎麼在課室突然被發現瘋掉。

年月沒有再被格子定義，竟變成了一些可有可無的薄霧，偶然被順勢擦走，也被無故而起的風越描越黑。

一旦知道了一年是三百六十五日，一個月有多少天，世界就會變得無趣。到現在，范知恩還是這麼想的。

早會

那年地板上的格子有六格，四格隔着前面的腳丫，兩格對着自己。

范知恩低下頭，兩隻沒長全的腳丫緊緊對着地磚的邊。一雙腳板也就是兩個格子，竟然讓人再也不敢走出。天上萬里無雲，直曬下來的陽光卻是一支支的鋼鐵，隔在范知恩身旁。

林老師架着圓框眼鏡，腰桿筆直地在運動場來回走動着。台上的校長沒有說話，只是盯着全校不同班級的學生，餘光掃過范知恩的頭頂，又馬上轉移到另外一個人頭上。

覺得無趣的范知恩想到了「狐狸先生幾多點」。那台上對着他們的人，肯定就是等着抓替死鬼的狐狸先生。

她不是甚麼多動的孩子，烈日當空站了十來分鐘也忍着不埋怨。只是臉上汗浹淋漓，汗都順着頸在身繞上一圈了，所有學生卻還在站着。高年級的學生開始偷偷對校長投以毒蛇猛獸的眼神，卻不敢竊竊私語。

在范知恩前面終於有個男孩忍不住了，試探性地往左挪了兩步，接着趁那林老師不注意就跑起來。他在運動場

上奔跑，理所當然的像獵豹在非洲大草原東奔西走，老師也理所當然地像兵捉賊一樣緊追不捨。

林老師穿着那薄薄的平底鞋，走不了兩步就停，自然是跑不過他。不過，草原上的獵豹也是會遇上食物鏈的上層。況且這不是草原，只是個被圈養起來的草地。

最近演講台的兩個女訓導主任花了很大力氣，才把這個男孩抓住。男孩被抓住的時候，范知恩看見她們隱隱約約露出一種嫌棄的臉容，鼻的高低起伏也休停了將近十秒。

「今天的早會到此為止，現在高年級的同學先回到課室吧。」校長宣佈。

狐狸先生看來是抓到人了。

「那班——不許上樓。」校長補充，指的就是范知恩那班。

全班靜下來，只有范知恩的小雙腿在瑟瑟發抖。

那個男孩站在全班面前依然理直氣壯，他說他熱了，才忍不住走動。兩個抓到他的老師也只是對他說了三四句話，轉頭就跟全班訓話，恍惚草原上的主角並不是他。

兩個老師，三十個學生，一起學習了十分鐘「心靜自然涼」，具體內容就是如何利用偽科學和重重複複的五個字在空調橫行霸道的世上殺出一條血路來。

范知恩覺得，這對她未來的人生還真是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回到家後，范知恩跟媽媽埋怨，開學第一天，她就在九月天的豔陽下乾曬了三十分鐘。

「明明是那男同學的錯，為甚麼要我們全班留下？她還說一個人代表我們全班，我們將來有責任監督好他，讓他改進。甚麼代表呢……我們也沒有選他當班長啊。」范知恩十分委屈。

只是這次與幼兒園那種積極的態度不同，她媽媽沒有贊同女兒的話。

「是啊，這叫連坐法。」

「那為甚麼要……連坐？」

「因為那同學是你班的人，你們是他的同學。你們班就像一個團體。他做錯事，老師會全班一起罰，當作全班都做錯了。這樣可以給那個做錯的人壓力，讓他以後不敢。」

「我們是一個團體嗎？這麼重要的團體，我們能起到這麼大的作用，那為甚麼每一年學校都要重新分配班別？也不讓我們選同學？如果讓我選的話，我肯定不會選那個男的。」范知恩口裏叨着一塊快要變黃的蘋果喋喋不休，顧着說話都忘了嚥下肚裏。

「這樣那個男孩就沒有人跟他同班了吧……知恩，有些事情你是長大了才會明白。」

范知恩有點不樂意，但也只好噤聲。她從來沒有上過這麼無聊、讓她生氣的學。辛辛苦苦六點鐘起來，到了學校就只是為了聽三十分鐘的心靈成長早會。還不如回去幼兒園，中午放學前還有校長親手煮的香噴噴滷肉飯。

那不受控的男同學一不小心衝出來，他們又要在三十度的高溫下曬幾分鐘。范知恩一想到這就想賴在家中，不願上學。

幸好，很快冬天就來了。

飛天巴士

開學之初，學校老師讓他們一班按高矮排順序。那時候范知恩見一群女孩身高差不了兩三厘米，便趁着老師不注意，悄悄溜到了林羽涵身旁。等老師轉過頭來，她左看右看也沒覺得有甚麼不妥，反正都差不多高，就排了她們一個第四，一個第五。

「你怎麼跟來？」林羽涵有些嫌棄，壓着聲線說。

「想跟你一起站啊。」范知恩也細細聲地說，但她沒看到的是林羽涵的正臉，聽罷范知恩的話嘆了口氣。

林羽涵是范知恩在這間學校認識的第一個同學。開學日那天，她們倆在洗手間相遇。洗手間裏的乾手機只有一台，沒有擦手紙。

范知恩洗完手就排在了林羽涵後面。她那時候只懂直球來往，想了一會兒，就拍了拍林羽涵的肩膀。

「Hello，我是范知恩。你叫甚麼名字？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嗎？」

林羽涵被嚇得不輕，只是說了自己的名字就急匆匆回到課室。范知恩回到課室之後，仍是學校小息，她繼續找

剛才的林羽涵聊天。只是林羽涵好像甚麼都不想說，甚麼都只是蜻蜓點水帶過。

對於范知恩來說，林羽涵就是一份需要定期完成的作業。在那天之後，范知恩每天小息都找她說話。儘管有時候林羽涵不回應，她也不覺得尷尬。不過，帶回來的餅乾茶點范知恩是絕對不肯分享的。

有時，她們會說起班上那個傳奇——柯家賢，他能解答數學老師的所有問題，寫的字像是機器打印出來。就連他每天背的書包都別樹一幟，方方正正，光亮的皮革流露着典雅高貴的氣息。

後來，范知恩才知道那是來自日本的書包名牌 G。小時候她總羨慕那與眾不同的皮革書包，方方正正，黑色的，乾淨俐落，就是動畫裏野比大雄背的那一種。長大後知道它的價錢和重量才驚然發現自己根本承擔不起。每當說起他的時候，范知恩的眼眸像是着了光，唯獨林羽涵不為所動。

有時，她們也會說起校門前的那個迴旋處。學校的隔壁還有兩間學校，每天早上八點那條狹窄的村路就會被擠得水洩不通。一頂頂銀色的轎車不論陰晴都會出現。一層

海上飄來的帆布蓋着上學的路，蓋得密不透風。每天早上總有幾個人留戀那帆布的顏色，望着歡喜，寧可窒息。

范知恩不喜歡上學，也住得遠。每天幾乎都是遲到前一分鐘才到學校。等她到學校時，這些車還沒走。

范知恩會跟林羽涵討論上學的意義。林羽涵坐的是校車，每天也是六點起床。她家沒有值得留戀的銀色帆布，她認為上學的意義就是上學，不為別的。

范知恩家裏也沒有銀色帆布，她認為上學的意義是知識。自幼她父母就跟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知識能改變命運，帶着她到圖書館看故事書。

范知恩曾經問過媽媽她能不能也坐校車回學校，這樣就能等到林羽涵一起回學校。范知恩的媽媽卻一口回絕，說是校車用時長，浪費時間，車上還有很多爹不親娘不愛、一上車就會說髒話的童黨。有這個時間搭校車回學校，還不如多留點時間做功課。

開學後的一兩個禮拜，每天搭校車上學的林羽涵認識了許多朋友，大多是高她一兩個頭的大姐姐。放學的時候，老師帶着全班走到操場。范知恩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林羽涵走往左邊的那條隊伍，而她在校門前往右，對着的是來接放學的媽媽。

范知恩有一天終於忍不住問媽媽，為甚麼她要去離家那麼遠的學校。林羽涵家雖然也不近，但總算半個小時車程就能到達。這間學校卻離范知恩家足足一個半小時車程。每天車程顛簸，也有好些日子錯過一趟巴士就差點遲到。

每次差點遲到，訓導主任就會抓住她來問話，惡狠狠地問范知恩為甚麼不能提早出門。

比起追問為何遲到，為何不能早到，這個訓導主任總愛略過中間的步驟，乾脆提出解決方案，免得她下次還要來審問同一個學生。這種教學方式效率無比高，怪不得媽媽這麼堅持范知恩要讀這間學校。

起初范知恩會告訴這個訓導主任，那條她要搭着上學的巴士路線在六點半才開出，她能搭上最早的班次是七點二十分。

後來說多了，訓導主任維持相同的主張。范知恩也就學會一言不發了。每次范知恩被截下的地方都是校門內的保安亭，保安亭旁邊的小花叢有個轉不停的風向儀，鮮豔繽紛的雜花也會惹來蜜蜂。

螞蟻，范知恩注意到的卻是螞蟻，在她腳下的兩個瓷磚間遊走。沒有叼着甚麼，就只是從一個漆黑的洞裏源源不絕的爬出。一個個小黑點，是句號，容納了范知恩一個人。

瓷磚對於牠們來說是田野阡陌，沒有草的該是不着邊際的城市與道路，卻不知自己不過在原地打轉。但螞蟻，總比那日夜重複的佳句賞心悅目。低着頭，也是她向學校早會聊表敬意一種形式。

裏面的人在進行早會——可能是一場曠世超俗的音樂會，日復日地唱着「心靜自然涼」之歌，或是年復年地唱着的「品學兼優」，又或者根本大家都想多了，這只是一場行為藝術。

啊——

不好了，那隻蜜蜂竟傻乎乎地闖入了如此優雅知性的音樂會。

范知恩心裏不禁驚呼，蜜蜂在她頭頂飛過，她只知像木頭人般停住，蜜蜂就不會來蟄。她跑得再快，也不夠蜜蜂快。這是媽媽在故事書裏教過她的。

她僵直身子，就連眼都不敢眨一下。果然，蜜蜂也沒有在范知恩的頭頂繞上一圈就飛走了，往的方向正是運動場上那些早早回到學校，準備早會的人。

他們是骨牌，連林羽涵也是。

前面的兩個方格瞬間方寸大亂，有人嚇得尖叫，多半是那些矮人一個頭的新入學生，但更多的是趁機走動，互

相譏笑的高年級學生。他們好像不嫌事大，只怕這場早會繼續。

校長見學生們逐漸失控，理清嗓子說：「別動，動了就真的咬你了！」

那群學生只好嘆口氣，像螞蟻一樣兜兜轉轉回到那幾個方格裏。

那蜜蜂算是為這早會添上精彩的一筆，好讓范知恩回到家後，也有些話可說。

但范知恩始終不能否認的就是，這場早會無比矜貴。除了站着要隔兩個格子，不能說話，還不能擦汗。

矜貴得像范知恩這種沒能進入早會的人，就只能在校門外等着，但也必須得安安靜靜地聽，以表尊重。校長說完話了，范知恩必須點點頭，不然她就會像昨天那個四年級的小哥哥一樣，把剛才早會說過的話再說一遍報告給訓導主任聽，但日久訓練，倒也不難。

等着早會結束，范知恩還要再站上十分鐘。范知恩打定了輸數，回到課室肯定會受老師的冷眼。范知恩會被盯着，從課室的門口直到座位。

訓導主任堅持要把每天一樣的訓言重複，反覆強調遲到的嚴重性。一分鐘是三分鐘，一分鐘是七百分鐘。遲

到罪大惡極，沒有提前十分鐘回到學校更罪大惡極。

「下個禮拜，早會提早進行，七點五十分之前，你們要回到學校。」訓導主任丟下一句話，看了看眾人中矮人一頭的一年級生范知恩。

在這群被訓導主任討厭、與其他學生分隔的學生裏，大多都是自己上學的四五年級生。家裏沒有接送，唯一連接學校跟市區的巴士每二十分鐘一班，還不太準時。那班巴士要是遲了，他們就二三十個的一起遲到。

他們對訓導主任說過的話，是范知恩能看出來的嗤之以鼻，也可能是人多好辦事。

於是久而久之，訓導主任也不跟他們說話了。只是看見范知恩一個一年級生，便想到要分外對待。

「為甚麼這麼遲回到學校？」訓導主任問。

「因為遲到時間是八點。」范知恩無趣地答道。

「不行，你要七點五十分回來，早會八點開始。」

范知恩開始有點聽不明白，「我是媽媽帶回學校的，我不能自己搭車啊……」

「上學是你自己的責任，不是你媽媽的責任。」

「可是……」范知恩轉了轉頭，望向校門外的媽媽。

他們是真的住得遠，學校偏僻，家裏也沒有奢侈的轎車接送。依賴公共交通工具，那麼七點五十多分就是他們的竭盡全力。

范知恩開始羨慕那些能從停車場從容走到校門前的同學。羨慕，是個簡單的情緒，只是想要擁有。

擁有了，就不會挨罵了。

上學是自己的責任，不是媽媽的責任，也不是巴士沒有準時的責任。可是，有那銀色帆布就能遮風擋雨，上學就是那銀色帆布的責任。

如果堵車遲到，校門仍然為那些小朋友開啟。因為堵車的時候，老師也會看到堵車的消息，但是老師不知道巴士會遲到。巴士是車嗎？

不，堵車和巴士遲到是兩件事，巴士是可以飛天的，普通轎車不能。

每天范知恩只會希望堵車，那麼她就能混進那些因為堵車而遲到的人群裏。這樣范知恩就能用同樣的話術搪塞過去，沒錯，堵車。

我想轉學

又一天小息，范知恩發現她的媽媽忘了帶餅乾、蝦條回學校。

范知恩的學校非常乾淨，沒有小賣部的烏煙瘴氣，校長曾經這麼說過。校長認為小賣部是個極邪惡的構造，裏面賣的是地溝油，少吃為妙。

不僅如此，這些食物還會榨乾小孩子們的錢包。有些小孩子可能會一日包下整間小賣部，金錢管理不佳。但金錢管理不在學校的教學範圍裏，這是萬萬不能碰的，等大家上中學才能學。

所以，沒帶餅乾就等於要挨餓了。

「分你一點。」杜靄玲平時甚少跟范知恩說話，看見她看着空空的小食盒就丟下了幾條蝦條。

范知恩連忙道謝。

「你不知道，再過兩個月你就見不到我了，所以多施捨一點給你們。」

「我們會不同班？」

「才不是，我要轉學了。」杜靄玲瞬時春風得意，「轉

學，就是到另外一間小學去，不留在這裏。所以啊……明年暑假之後就見不到我囉。」

范知恩從未聽過轉校這個詞語，但她甚至不想問為甚麼杜靄玲要轉學，因為她不需要知道，不是，她已經知道了。

范知恩用一種極同情的眼神看着杜靄玲。

轉校是個極好的主意，好得連范知恩頓時覺得連蝦條都沒有吸引力了，轉校比麥當 X 的早餐薯餅更香口。范知恩恨不得馬上把這盤菜端到她面前。

范知恩回到家裏就問媽媽她能不能轉學。

「轉學？怎麼突然提起這個？」范知恩媽媽正在廚房切菜，幾滴熱油下鍋，惹得熱鍋喳喳發響。她向來不喜歡下油做菜，要是不沾鍋，她就一滴油也不下。碰巧今天她煎的是魚，不下油不行。

「你上學很不開心嗎？怎麼會想轉學？」媽媽接着問。

「學校太遠了，每天都要搭一個半小時的車。家附近不是還有另外一間學校嗎？媽媽你每天帶我去超市都會經過的，每天走路過去也不過十五分鐘。」范知恩扶着那廚房和客廳之間極重的門，說道。

「那間不好。」范知恩媽媽繼續翻煎着那條紅衫魚，煙霧瀰漫，滿屋油煙。

「那現在這間學校好甚麼了？」范知恩轉問媽媽。

「你不要問，這間學校當初你爸也有帶你去看。你爸問你讀這間學校好不好，你可是親口說好的。」范知恩媽媽說到這話題就突然提起了聲線。

「可是我那時候只看過學校的外表，就連課室都沒進去過。我哪裏知道裏面這麼多惡人。」

「甚麼惡人？老師嗎？嚴師出高徒，校規嚴了一點，你不能說老師們都是壞人。」

范知恩聽到這句話，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學校老師的確是嚴苛，但她想說的不只是嚴苛。范知恩只覺得不開心，被罵會不開心，但不止被罵會不開心。

范知恩低下頭來，靜靜地坐到沙發上。電視播着黃金時段的肥皂劇，叫范知恩看得入神。

不久，范知恩媽媽從廚房端出兩三碟茶，其中兩條紅衫魚上鋪上了許多青蔥。

范知恩媽媽把青蔥夾着魚肉送到范知恩碗裏，說多吃魚肉，多吃青蔥，就能聰明伶俐。

「我不喜歡吃蔥，我不喜歡吃魚肉。」范知恩拿起筷子就把剛剛那些魚肉送回去裝着紅衫魚的碟裏。

「不行，你一定要吃。」筷子又被范知恩媽媽擋了回去。范知恩苦苦思索着有沒有辦法避過這魚肉，但是估計是沒有辦法的，她只好趕緊地把難吃的魚肉送進口裏，眼不見為淨。那魚肉一天不清走，就會像是八爪魚一樣伸出燻臭的腿，惹人心煩。

孰料她每吃下一塊，她媽媽就往她碗裏送一口。每一口都是一塊臭透了的腐肉，范知恩對魚肉的厭惡是生理性的。

久而久之，范知恩也不吃了，憋着嘴，連筷子都放下了。媽媽問她，范知恩就說自己飽了。

范知恩轉身進了洗手間，對着馬桶一頓狂嘔。真的難受，是吧？但是原來有些東西再難受，也是要忍着，甚麼喉嚨的不適也不過是沒有說服力的說詞。

「吃幾塊魚肉而已，用不着到廁所裏吐出來吧。」

范知恩在地上癱坐，她不敢鎖上廁所的門。只是看着廁所的天花發呆，那些黑色霉點竟然也讓她入了神。范知恩在想，他們有吃過魚肉嗎？是不是就是吃過魚肉就會這樣枯死在這陰暗潮濕的洗手間裏呢？

她不知道。

跌落

數學課向來是上得最安靜的課，沒有朗誦聲，快連呼吸聲都沒有了。

教數學的老師姓張，是個看起來快有六七十歲的老婆婆，十多年後范知恩都幾乎忘了她的模樣，只記得她教了一年，戴着圓框金絲眼鏡，駝背。

張老師每次步入教室時，從來沒有甚麼額外的敬禮。不會像其他老師那樣，因為學生偶爾喊得不夠精神，就要求再唸一次，二次，甚至三次。因為在張老師眼裏，這些都是無謂和浪費時間。

但這個張老師雖長着一副通達慈祥的相，行為卻永遠把全班嚇到。例如她從不愛唸課文，總愛教一些六歲小孩子聽不懂的東西。

有一次，張老師問一個禮拜有多少日，班裏最高的那個男生柯家賢不消一秒就答了出來，是七天。但她很快又人手畫了兩張月曆出來，一個從星期天開始，一個從星期一開始。她問這兩張月曆哪張對，柯家賢這次也不甘示弱，說兩個都對，兩個都是通用的月曆寫法。

於是，每天的數學課都會加插五分鐘這樣的環節。有時候是柯家賢答題，有時是范知恩答題。

有答過題的小孩子月末就能領取一份精美禮品，女生拿的是一個小手掌大的 Hello Kittx 小模型，男生拿的是鹹蛋超人。那時候范知恩迷戀 Hello Kittx，拿到的是個夏威夷花圈 Hello Kittx，開心了大半天。

後來，一樣的情境，回答問題的是范知恩。范知恩在幼兒園就學過珠心算，三四歲的時候就拿着算盤跟奶奶炫耀她剛算好的數學。范知恩的父親曾經說過，數學好的女生最帥了，所以她也喜歡數學。

教科書還在教加減法直式運算，范知恩就學到了除法。范知恩那時算數從來不用草稿，得出答案特別快。於是，范知恩跟柯家賢就是數學課的兩大主角，除了他們兩個的所有人都像是課堂上的一幅佈景板。

有一天，那叫徐光耀的過動男生終於忍不住了。徐光耀不喜歡一些沒有他的場合，他站在了椅子上，像猴子一樣蹦跳了好幾下。他心想，這樣全班都會仰望他。

張老師狐疑地看着徐光耀，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概意思就是「你敢在我的課上搗亂？」

張老師拋下手中的粉筆，慢悠悠地走到徐光耀旁。她繼續和善地看了男孩一眼，隨後竟一伸手就把徐光耀從椅子扯下來。

徐光耀毫無防備，屁股一下子就撞到了地上。他不再威風，只是喊着疼。但六十歲的張老師老當益壯，並沒有停下，一路拖着他從座位拖到課室的門口，足足有五六米遠。

徐光耀快哭了，想甩開張老師的手，卻被張老師抓得更緊。張老師嫌抓着徐光耀的外套不夠，直接抓住了衣領，借力甩出了課室的門口。

「我……我回家就叫媽媽投訴！你……你不能這樣，我有過動症，我就是會這樣動來動去。你放手！」

徐光耀的求救聲無人答覆，如同那數字的漲溢退縮，成了數學課裏最美麗的一道歌聲。最後，全班目送他被拖出課室，拖曳沒有痕跡，卻讓人回味幾分。全班都知道他很吵，不愛守秩序，所以沒有人會為他喊冤。

「你不想上課，不上就行了。這個課室只容納想聽書的人。」張老師最後關上門，把徐光耀鎖在外面。隔了十分鐘，張老師見徐光耀冷靜了許多，才斯斯然地把門打開。

從此，徐光耀被安排坐在了教師桌旁邊，每次上課前他就要把桌椅移動。同學們面對着黑板，他卻面對着老師。

同學們背地裏取笑他能享受張老師的 VVIP 搖滾區教學，他卻再沒在數學課上作過亂，但僅限於數學課。英文老師有時候想管徐光耀，也力不從心。據徐光耀的朋友所

說，徐光耀媽媽的確投訴了，但張老師後來再腰桿挺直地兇了那男孩一次，說以後不想上課還是會罰他到外面站，他突然就不多動了。

不過奇怪的是，自那天起徐光耀多找了范知恩聊天。知道林羽涵有別的夥伴，范知恩有時會形單影隻地找其他同學聊天，他就主動找上了范知恩。有時候徐光耀也會把帶到學校的小吃分給他的夥伴和范知恩，不過范知恩不喜歡吃辣味的薯片。吃過一次差點噎到，之後就不敢再吃了。

范知恩不喜歡徐光耀，因為他令范知恩最敬愛的張老師動怒。誰是張老師的敵人，誰就是范知恩的敵人。

對於范知恩來說，徐光耀的所有話都不具備智慧。范知恩想說上話的人是林羽涵，或者全班最高、答問題最快的柯家賢。

下課聲在暴雨裏變得微弱，但范知恩總是看着時間，一到三點半范知恩就焦急不已。范知恩只知道所有東西都變了，她在幼兒園從未渴望過放學，如今卻渴望時間快點過。

每到雨天，學校的每一處都會變得濕漉漉，流着噁心的黑水。范知恩不想把書包弄髒，就把書包提前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等着等着，范知恩也有點暈了，趴在桌上，看着外面的雨下得很大很大。

全班在課室裏已經等候多時，好不容易才等到了老師宣佈出發到雨天操場集合。雨天操場就是學校的底層，那個充滿一格格瓷磚的地方。

范知恩孤伶伶地走在放學的队伍裏，在歡聲笑語中多少有些突兀。一年級的課室在一樓，距離放學集合的雨天操場只是一條樓梯。范知恩的課室在走廊的末端，全層最後離開的就是她那班，加上老師帶着一大群人，走得特別慢。

她一時沒找到朋友聊天，於是徐光耀又找上范知恩搭訕，問她家在哪裏，哪裏學的數學。

「我討厭你，我不喜歡跟蠢人聊天。你可以以後都不找我嗎？」習慣直球對決的范知恩終於煩不勝煩。

徐光耀沒有說話，站在原地，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樣。他的反應慢了半拍，之後怒意才驀地從心底湧起。打從他有意識以來，徐光耀就沒有被忤逆過。

此時，他們距離地面的雨天操場只是幾步之遙。范知恩就更加不想跟徐光耀廢話了。

「你信不信我推你下樓梯。」徐光耀被范知恩惹怒了。徐光耀的皮膚一向很白，這時他的眼眶卻有一圈紅筋。不像是傷心落淚的前兆，反而像不加掩飾的恨意。

「有膽你就推啊。」范知恩也不甘示弱，一邊走下樓梯，

一邊跟徐光耀有來有往。

「我怎麼不敢。」徐光耀還真是伸出右手，推了范知恩的後背。范知恩一個重心不穩，加上踩到樓梯上的小水窪，還沒來得及尖叫就滾下了四五級的樓梯。前方老師只聞重物掉到地上的聲音，回頭張望。

「這幾個梯級而已，反正也摔不死人，推不就推。」徐光耀在背後嘟囔。

范知恩彼時坐在地上，臉上卻毫無波瀾。她心裏有很多問號，一想到入神的時候就毫無表情，反應慢半拍。

沒想到徐光耀敢說，也敢做，是吧。

小時候的范知恩也不喜歡哭。摔下樓梯之後，她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點的哭啼，只是嘴裏嚷嚷着徐光耀推了她。

有些同學在老師來之前就主動扶起了范知恩，老師見此情境也只是問了問范知恩有沒有大礙。范知恩覺得好像有點不對勁，但她大腿落地，屁股也沒有痛覺，一時的確說不出甚麼不舒服的地方，可能是大腿有點酸。

從補習社回來，范知恩跟媽媽說了這件事。媽媽問范知恩痛不痛，范知恩卻模稜兩可地點點頭又搖搖頭。

范知恩脫下校服準備洗澡，才發現自己的內褲側邊紅了一圈，小小一灘，像惡夢中的一束梅花撞入純白森林，

毫無防備。

伴隨着一聲尖叫，那束梅花從人的眼眸裏融化，化作駭人的血。

原來這是血，是血。

范知恩媽媽趕緊掀開她的內褲，本來還以為是早經，但不可能，范知恩上小學的時候才五歲多。拉下內褲，純潔的私密處還沒有長出茂密的毛髮，毫無遮掩。

范知恩不敢思考，只像條樹樁豎在家裏的廁所門前，甚至連焦灼的媽媽也不敢竊看。

那條傷疤很狡猾地劃在大腿內側，一個常人不會看見，回家才知道傷勢的位置，不大，僅是一個手指頭的長度。

范知恩光溜溜地怔住，甚至沒來得及考慮身上沒有一件衣服。那時是冬天，范知恩就這麼站在洗手間的門口哆嗦，沉默不語。

她的眼淚姍姍來遲，看着那道傷痕，知道自己沒機會去投考明年的體操隊了。

范知恩的媽媽曾經對她說體操隊危險，無助學業，多去珠心算班才有用，起碼數學能變好。但范知恩對體操隊是因為美麗的純粹喜歡，想拿着那條絲緞轉來轉去。

體操隊的基本要求是一字馬和側手翻。范知恩家裏雖小，以她當時的身高，做個一字馬還算足夠，側手翻就真的無從下手。范知恩問過媽媽她能不能參加體操隊，媽媽說過只要她能靠自己通過體操隊面試，在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下她可以批准。

那時候，范知恩每天伸展自己的腿。她大概是美劇裏的神力女超人，長腿從沙發到牆邊，橫跨整個客廳。後來才知道長的不是腿，短的是自己的家。

這下范知恩完蛋了，每次拉一次腿，那道傷痕就向外張望一下，轉眼就血流如注。她再也不敢伸腿，只敢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那天晚上，范知恩哭了一整晚。媽媽說甚麼她也不想聽，她只是默默注視隔着衣服的傷疤。睡衣是純白的，蓋上的膠布是棕色的，鑲了斜方排列的洞。這是她第一次聚精會神地看着一樣東西，渙散，湧入她的瞳孔，上至腦殼。

看到血，范知恩會想起小時候跟媽媽一起看過的科幻小說。媽媽跟她說這個世界有些很厲害的機械人，能跟范知恩長得一模一樣，不能游泳，因為一進水就會漏電。機械人體內的不是血，是電線。

以前在海灘邊，她只敢在旁邊堆沙堡，不敢靠近海水。

看到血，范知恩突然一剎那安心了，但是痛起來，又會想起站在階梯上的徐光耀。

——「這幾個梯級而已，反正也摔不死人，推不就推。」

那時候的范知恩不懂反應，早就離開了那樓梯，想要回去當受害者太遲了。

「你在家裏哭有甚麼用？要哭你應該在學校裏哭，哭了那個男孩才會跟你道歉。你現在哭一點用都沒有。而且你這傷口，我也很難去學校跟老師說……」

隔天早上，范知恩一如往常地賴床了。平時媽媽拉她起床，她就會認輸，只是這次，她只是躲在被子裏。

范知恩再也不想見到徐光耀了。一閉上眼，她就發現自己在一條階梯下，掉落的不只是幾個梯級，是好幾層樓。是好幾年後的課室門口，在六樓，她從那裏墜落，越墜越深。

范知恩有一段時間跟她父親一樣喜歡喝檸檬茶，夢裏總是出現那首「如陽光伴我」的哼唱，斷斷續續。電視中綻放笑顏的學生，是歌詞裏的陽光，照亮了本就璀璨的校服。但是，范知恩的校園裏始終煙霧瀰漫，林羽涵有時候也會出現，估計是來笑她的。

「我不上學了。」范知恩用被子蓋着自己的頭。

「不能。」

「上學也學不到東西。一堂有半小時，敬禮敬不好要敬五分鐘，徐光耀作亂要罰就罵他五分鐘，上課其他同學聊天要罵十分鐘。最後，叫我們朗讀課文五分鐘。他甚麼都沒教，我還不如在家裏自習。」范知恩繼續埋怨，這些話她都在心裏想了足足兩個月。

「不能，你現在馬上給我起床刷牙。」范知恩媽媽直接拉開被子。

「我等一下打電話給學校，但是你一定要上學。」媽媽見范知恩還是無動於衷，便接着說。

「我就是不想上學。他推我下樓，我應該把他捉到警察局，我要報警……」說着說着，范知恩媽媽就乾脆把范知恩從床上拉下來，再也不管她女兒說甚麼。范知恩是崩潰的，被拉出床鋪的時候一把鼻涕一把淚。

媽媽也不知道她女兒從哪學會了報警這種解決方案，但是她從昨晚開始就像一條惡狗一樣咬着推她下樓梯的徐光耀不放。范知恩的乳齒開始掉了幾隻，說話有點漏風，模糊不清，但她嗓門足以穿透那棟公寓，是殺豬聲，起碼鄰居之後投訴的時候這麼形容過。

范知恩不是玻璃

輔導室在一樓的角落，與范知恩的課室隔着一條長長的走廊。還是跟昨天一樣，下着大雨，煙幕蒙着她的雙眼，一絲絲像是從她父親鼻洞下呼出的煙，潛伏着一種想把她吞噬的惡臭。陽光不再，逼仄的輔導室裏，壁報板上的彩虹剪紙是個笑話。

回頭一看，斗大的雨點落在窗上，卻似直敲范知恩的耳膜，聲聲如浪。那天的學校是降至零度的冰洋，直教人海是如何噬人的怪物。

范知恩走進輔導室，再次看見徐光耀。

「反正摔不死人。」他沒有開口，但又再說了一遍，那句子在記憶中漸漸簡短。

輔導老師讓徐光耀重新說了一遍昨天發生了甚麼，他低着頭若有所思，便說是范知恩讓他推自己。

「所以，她就摔下了樓梯啦。」

——「所以，王子與公主從此快樂生活下去啦。」

他的口吻，就像在說這是個公主與王子快樂地生活下去的故事，沒有人哭過，這只是一場令人雀躍的嬉戲，你

書 名 我踩着童年考上了名校
作 者 香淚月
封面及插圖 香淚月

責任編輯 Patrick Lim
美術編輯 Dawn Kwok

出 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26 年 6 月
上架建議 流行讀物
I S B N 978-988-8917-98-3
定 價 港幣 98 元正/ 新台幣 390 圓正



小時候，我們總有個夢想。
回到校園，
把自己痛恨的學校炸掉。

於她來說，**成長**是一場騙案。
被騙多了，讓她長出刺蝟的尖刺，
也逐漸變成一個稱職的騙子，騙過那些冠冕堂皇的惡意。

踏入二十歲，當年的點滴已經到了遺忘的邊界。
所有奔著她而來的惡意也塵埃落定。
她當然也學會了微笑回首，安然接過她成長的考卷。

但在此之前，該有些記憶鐫刻在文字裡，
為這場不該有的**悲劇**作證。

回望童年，有痛，有淚，
有難得的歡笑一場。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PO}E.

上架建議：流行讀物

定價：港幣 98 元正 / 新台幣 390 圓正